



汪曾祺《珠子灯》写的是谁

□ 姚维儒

汪曾祺先生的《珠子灯》我多次阅读过。现在的年轻人对珠子灯是何物肯定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我是见过珠子灯的,且过去家里老爷柜抽屉里就有许多成串的玻璃流苏和散落的珠子。开抽屉找东西,稍不注意就会将珠子撒落一地,有时会一枚枚捡起,有时干脆用扫帚将之扫掉。这些散落的珠子确实没有什么用,甚至有点令人讨厌。也有些女孩子将绿色的玻璃珠子用线穿起来当手镯和项链玩。我印象中高邮县城卖珠子灯的店铺就一家,坐落在中山路老电影院的斜对面,坐西朝东,就一间门面,还留有一个走路口通往深深的院落,我小学的班主任宋老师就住在这里。高邮中学放学,我有时会绕道从城里走,路过珠子灯店,总会停下脚步多看几眼。珠子灯除了八角形,也有圆形和方形的,玻璃上面的图案有麒麟送子,也有八仙过海、福禄寿喜,都是些吉祥如意的图案。

珠子灯很美,正如汪曾祺所述:“一堂灯一般是六盏……还有一盏是珠子灯:绿色的玻璃珠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。灯体是八扇玻璃,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,其余部分都是珠子,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,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,下缀珠子的流苏。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。”

元宵的灯光是“柔和”的,“尤其是那盏珠子灯,洒下一片淡绿的光,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,如梦如水,显得异常安静。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、幸福和朦胧暖昧的希望”。如此美妙的环境,给人以暖融融的祥和之感,然而它却没能给孙淑芸带来吉祥、幸福和希望。

孙淑芸嫁给了王常生,“她屋里就挂了这样的六盏灯”,遗憾的是“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”。

王常生是位有新思想的进步青年,他请孙小姐放脚,而孙小姐也读他带回来的进步书籍,并受到了他的新思想影响,然而老天不佑善人,王常生突染沉疴,一病不起,芳年早逝。他在临死前很开明地留下遗言,让孙小姐“不要守节”。

汪曾祺的小说《珠子灯》,描写了孙淑芸这个“未亡人”的形象。

孙淑芸是一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旧中国女性,她曾接受过较为开明的传统教育,也接触过新思想,然而迂腐的家庭教育使之背负了沉重的封建贞节观念,让她难以摆脱封建礼教的桎梏。

“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,从无再婚之女。改嫁,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。这是绝不可能的事”,“女子从一而终”的封建贞操观念在孙淑芸头脑里也根深蒂固。她在丈夫王常生去世之后,顿感阴风飒飒,黑雾迷蒙,周天寒彻,砭人骨髓,为了挚爱的丈夫,也为了家庭“荣誉”,遂而孤影四壁,斩断尘缘,桎梏性灵,压抑情感,从一而终,誓无二志。她在“新房”里僵卧长愁,做了十年活死人。

“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”。然而守寡的生活是冷酷无情的,痛入骨髓的,违反人性的,于是孙小姐“变得有点古怪了”,“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。往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,永远是什么样子,不许挪动一点。王常生用过的手表、座钟、文具,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,都放在原来的位置”。“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,屋里的桌子椅子、茶壶茶杯,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”,可是“自从王常生死后,除了过年

打陀螺,是我们小时候玩得最多的一项活动。那时候我们玩的“陀螺”都是“土法上马”因陋就简,自己“设计、生产”出来的。

最常用的一种陀螺,是用木头做成的。选一根手腕粗细的木棍,锯成寸把高、直径寸把长的样子,把木棍的浑身上下削光溜,然后再仔细地将木棍削成一个圆锥形状,这样一个陀螺就做好了。有创意的,还在陀螺的顶端,用小刀子刻上“我的陀螺”或自己的名字。

还有一种是用墨水瓶做的陀螺。我们小时候用的墨水瓶,有小半楂高,圆圆的,瓶子的直径只有寸把,墨水瓶的口只有大拇指粗。用墨水瓶做陀螺,先锯下一根一寸来长的、大拇指粗细的小木棍,将木棍的一头用刀削成一个宝塔形,光光滑滑的,然后将木棍紧紧地塞进墨水瓶子的瓶口里,不偏不倚。这样,一个漂漂亮亮的小陀螺就做成了。

千秋岁·湖上花海

次韵先贤少游

□ 陈朝明

水边滩外,春寒悄
渐逝。暖风醉,清波碎。

平野织彩绸,荒原缠玉带。君不见,人面黄花正相对。

旧貌谁堪会,胜景已新盖。行洪道,应犹在。践行生态观,推动容颜改。寻芳去,泰郎乡里花如海。

孟城驛

之前”,大洗一天之外,“平常不许擦拭”,就是这,还得“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”来干。

于是,孙小姐“病了,说不清是什么病”,“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,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,整天地躺着”,“就这么躺着,也不看书,也很少说话,屋里一点声音没有”,能“听着天上的风箏响”,还有“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,‘鸪鸪鸪——咕,鸪鸪鸪——咕’”,还有“麻雀在檐前打闹,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,听着老鼠吱啾着木器”,这些声音都反衬了孙小姐屋里的死气沉沉。那麻雀、斑鸠等动物充满生机的生命活动,无不与屋中死寂的氛围形成鲜明的反差。

正所谓“短叹长吁对锁窗,舞鸾孤影寸心伤”,“夙世已违连理愿,此生难觅返魂香”啊,灵魂已经死了,肉体还能久活么。

一串珠子落地“滴滴答答”的声音,“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,珠子落在地上了”。“女佣人在扫地时,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”。孙小姐就“这样躺了十年”后,终于死了。

小说最后描写道,“从锁着的房间里,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”,这哀景衬托出的哀情,给人以挥之不去的凄冷之感和伤痛之感。

因为《珠子灯》的文字很美,还上了高中的阅读教材,汪曾祺笔下故事主人公的生活原型是谁?一次同学聚会,孙坚同学的一句话道出了事实真相,她说:“汪曾祺的《珠子灯》写的就是我家姑老太。姑老太太原名孙淑华。她女姊妹四人,孙淑华是长女,二女孙春华,三女孙秀华,四女孙芳华。兄弟两人:孙玉成,孙言谊。”

汪曾祺祖父汪嘉勋,字铭甫,是清朝末科的“拔贡”。这是略高于“秀才”的功名。祖母为本县著名诗人谈人格之女。其父辈兄弟三人:大伯父汪广生,二伯父汪长生,父亲汪菊生。二伯父早亡,无子,应立嗣长房次子汪曾炜;但因二伯母喜欢汪曾祺,经协商,两人都过继给二妈,一个是“派继”,一个是“爱继”。我对照汪氏族谱,上面明确记载着:“长生字常森,中学毕业,娶孙氏。名下过继曾炜和曾祺。”承继,仅是名份上的事,汪曾祺的正常生活还是在科甲巷与竺家巷之间的汪家大院。

因为《珠子灯》是小说体裁,汪曾祺就将汪长生改名为王常生,孙淑华写成孙淑芸。汪曾祺的过继母亲孙淑华则居住在汪家大巷拐弯处的河边口。该房是一座独门独户的旧式房屋,比较坚实古朴。门口有一对石鼓,由南门进去是个过道,迎面是个照壁,正中镶了块阳体正楷的“福”字,过西侧门即是个窄长的天井,南北各四间正屋,西边是厢房和过道,房屋的结构很好,堂屋的排门,外里是木制的花格,里面镶加了一层玻璃,地面是琉璃砖铺设的。房间都有顶地板,西房是个里套房。过道向西是个很大的院落,汪家祠堂就坐落该院落西边的汪家大巷内。东侧门内的房屋主要是些附属用房,东边曾开有东门与俞家巷相通。孙小姐“活死人”的生活就应该在这个屋子里。这么多的房子就孙小姐与佣人两个人住着,也确显得空荡阴森。该处房产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被城镇造纸厂占据着。我家就住在附近,所以对这一带的房子了如指掌。

除此之外,我还用白萝卜、红萝卜或黄泥巴做过的。萝卜做成的陀螺,因其水分较多,只用一两次就变形了,所以玩的不多。泥巴做成陀螺,先要在灶膛里烧烤,待泥巴全部烘干后才能使用。不过,泥巴陀螺在玩的时候,如果不小心撞到砖头上或是石块上,就会破掉,或者撞缺角了。玩泥陀螺的孩子也很少。

陀螺做好后,还要做一条打陀螺的鞭子。鞭子要用一条食指粗的绳子,将它牢牢地绑在一根又直又细的竹竿上。打的时候先将麻绳紧紧地缠在陀螺身上,然后,把陀螺放在地上,用左手紧紧压住陀螺,右手使劲地扯拉起鞭子,陀螺便开始在地上旋转起来。这时候,打陀螺的人便猫起身子,右手把鞭杆扭到身子右侧,然后对着地上旋转的陀螺,使劲抽去。陀螺因为鞭子的作用力,便开花似的,拼命地在地上旋转起来。陀螺一边旋转,一边不住地往四方奔跑着。

有些孩子为了出风头,还将陀螺用左手托起,轻轻地抛向空中,待陀螺缓缓地降落到地面的时候,便抡起右手的鞭子,“噼噼啪啪”地抽打起来。

打陀螺虽然是一种很土的活动,但在那个年代里,却成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的主要娱乐方式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,学校的操场上,甚至有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随处都可听到“噼噼啪啪”鞭子的脆响声和孩子们的叫好声。

我的家乡,早春有挑荠菜的习俗。野生的荠菜与越冬的小麦、油菜、蚕豆一样,为二年生植物。过年期间,倘若春和日丽,城里回来的人、村上的大姑娘或新媳妇,都会兴致勃勃地到小路边、菜地里、田埂上、麦苗间,寻找荠菜。

经霜的荠菜在早春,叶子呈暗红色,长在不起眼的地方,却也不卑不亢,粗锯齿状的叶边是与同时期其他植物的区别,极易辨认。挑荠菜真的要用小铲锹去挖。铲锹离根部少许距离,斜挖下去,揪住叶子,轻轻一提,带着一截白根和细须的完整荠菜就在手中。

挑荠菜,那是我小时候冬末春初喜欢干的事情。荠菜形状各异,估计有10多种,被剪下后散发清香,入鼻舒服到心。那时10多岁的我手拿铲锹,胳膊上挎只竹篮,和邻居小伙伴们出去挑荠菜。早上出去中午回家,要么午餐后出去晚饭前回来,两三个人有说有笑在村庄附近的田地里寻找。那时家的周围都是田地,荠菜不难找,一般3小时左右就能满篮而归。

我挑荠菜回来后自己积极行动,尽可能拣好、洗净。挑荠菜容易,择菜、洗净则费周折,它不像青菜叶那么大,一片片掰下来很容易洗。母亲用开水焯一下,挤干、切碎,拌佐料,做成包汤圆的馅,就这唯一的吃法。清香、爽口,超过任何一种

一声春雷,一场春雨,翠柳如烟,芳草萋萋。脑海中,时不时浮现出红花草挤挤挨挨、郁郁葱葱的身影。

红花草,学名紫云英,喜欢温暖湿润的土壤,有一定的耐寒能力,茎叶嫩绿、肥硕,花朵呈紫红色。40年前,它是里下河地区广泛推广种植的绿肥植物,农民们下田劳作时触目可及,至今还保留着绿草如茵、红花烂漫、蜂飞蝶舞的美好记忆。不过,要问现在的孩童们红花草为何物,也许他们会感到一脸的茫然。也难怪,当时这种再普遍不过的植物,如今在乡野已难得一见了。要想寻觅它的芳踪,恐怕只有到农科所抑或网上百度,才能一探究竟。

家乡高邮地处里下河腹地,河网密布、沟洫纵横,是典型的水乡平原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,农田实行沅改旱,耕作模式也由起初的一年一熟、一年两熟,演变成后来的稻、麦、绿肥为主体,粮棉油齐发展的轮作制度。

水田改旱田,耕地贫瘠,粮食产量低,蚕豆枯、青草、水花生、水葫芦、水浮莲、绿萍特别是红花草,成为滋补地力的有机绿肥。当时,在农村大田边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草粪塘,用红花草等原料加以拌和沤制,在塘里腐熟发酵后,作为稻麦的基肥施用,粮食产量像“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”。

出于对红花草的现实需求,大面积种植这种植物成为彼时一道独特的风景,几乎每个生产队都要辟出10几亩的十边隙地或者秧池,来进行专业种植。红花草长得泼,一亩田的产量可达7000斤左右,能满足3—5亩水稻所需的绿肥,被农民奉为“农家宝”。

春夏之交,是红花草的生长旺季。放眼

等待是什么?杜甫的等待是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;秦观的等待是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;朗读者的等待是“人生的意义在于因为希望,所以等待,更在于因为选择了等待,所以看到了希望”……那么红绿灯下的等待又是什么呢?

昔日上班的路线是一个直角,开车七八分钟便到单位了,所以从未曾留意过路边的风景。换了一个岗位后,路程长了,从城南到城北,我也从一个路痴慢慢成长,在认路的过程中体会到了“道路千万条”和“条条大道通罗马”的感叹。一路有10多个红绿灯要等待,起先遇到红绿灯时是沮丧的,是心急如焚的,甚至会在心中默念“真背点”。抢了几次黄灯后心跳都加速,想想还是安全第一,告诫自己: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急躁不如从容,不如随遇而安。

后来慢慢适应了,再后来遇到等60秒以上的红绿灯甚至是开心的,这个60秒可以补一下急匆匆出门来不及整理的

素菜馅。后来到了城里方才吃到更多花样,荠菜饺子、荠菜茶干、荠菜春卷等。

城里人讲究吃野菜,大概也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事。

荠菜的食用历史、营养功能被翻出来。民谚说:“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。”其性微寒、味甘淡。我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和微甘。不过怀有身孕或哺乳中的妇女忌食,有心肺疾病的患者谨慎食用。

荠菜原产于欧洲,最早见于中国文献记载是《诗经·谷风》: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唐朝,立春有吃荠菜春饼的风俗。

古人认为:物以稀为贵,食以野为奇。而野蔬之中荠菜,其翠绿、鲜嫩、味美、醇香,即色、香、味俱佳之特色,使历代文人墨客揄扬之诗咏吟不绝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:“时绕麦田求野荠,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郑板桥有:“三冬荠菜偏饶味,九熬樱桃最有名。”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:“长鱼大肉何由荐,冻荠此际值千金。”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这是宋代爱国诗人辛弃疾咏荠菜的名句,道出了荠菜这一野生之蔬,是先春而萌,返青最早的报春菜。荠菜,不畏严霜寒风,按照自身生长规律,茁壮成长,这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一种无污染的绿色野蔬之珍品。

望去,满田的红花草叶绿花红,宛如一望无际的花毯。儿时,这里是我们小孩子都喜欢玩的玩乐场所。躺在如绿毯一般软绵绵的草身上,嗅着周边沁人心脾的花香,听花喜鹊振翅飞过叫出的“喳喳”声,看状如棉絮般的云朵在湛蓝的天空漫步,享受着还不算炽热的日光浴,很快会酣然入梦,简直神仙一般惬意。

红花草是豆科,属二年生草本植物,全身是宝。春暖花开的季节,红花草是蜜蜂采蜜的主要蜜源植物之一,用这种花蜜酿制而成的紫云英蜂蜜,百分百的纯天然,既甘甜又营养丰富;红花草2—6月开花,3—7月结果,种子可入药,有补气固精、益肝明目、清热利尿的功效;红花草还是猪、牛、羊等家畜喜食的青饲料。小时候放学回家后,有薅猪草的任务,有时由于贪玩,猪草的分量不够,就偷偷割上几刀红花草向父母“交差”,但红花草不宜过多饲喂,否则容易引起家畜的腹胀病。

在那衣不暖、食不饱的年代,红花草曾是农民的一种食物来源,不少人都采摘过嫩叶来炒着吃。记得有一次,妈妈用红花草的嫩梢就着青菜、黄瓜、莴苣、丝瓜等蔬菜,烧了一锅“瓜菜代”用来充饥,起锅前浇了几滴香油、麻油,倒也别具风味。那天恰逢邻居家的小忠哥来找我玩,妈妈顺便盛了一碗给他尝尝,想不到他竟碗底朝天吃了个精光,临了抹抹嘴巴,连声说好吃、真香,想来都让人心酸。

随着分田到户,农家惜土如金,不再零星种植,再加上化学肥料的普及,红花草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不过,红花草的记忆犹在,回味无穷。

妆容,可以悠哉悠哉欣赏路边的风景。东区的城市是新兴的,很多楼盘和店家是新开张的,张望之中也

多了些惊奇。路边的风光带、亭台楼阁也是美不胜收的,冬天有冬日的肃穆,春天有春日的清新……四季风景各不同,有时不看风景,看看行人也是有趣的,看看他们的神态揣测他们的生活。再过了一段日子,对路更熟悉了,可以依照红绿灯自由选择车道了,于是每一天风景不同,路线不同,随机而变的选择让每一天都带有一点小小的刺激。当上班的路上有无数种选择、无数种可能时一切便变得有趣,而这正是美好一天的开始。

因为工作的关系,红绿灯下等待时,会看到同事们在岗值勤,便更多了一份熟悉,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心疼。同事们红绿灯下的等待是守护着平安,守护着信念,守护着使命。我作为路人在红绿灯下的等待是调整,是希冀,是感悟,更是对美好的每一天的向往和追求。

挑荠菜

□ 王如祥

红花草

□ 毛群英

红绿灯下的等待

□ 魏琦